

ShiJie WenXue MingZhu BaoKu

*Dao
dengtaqu*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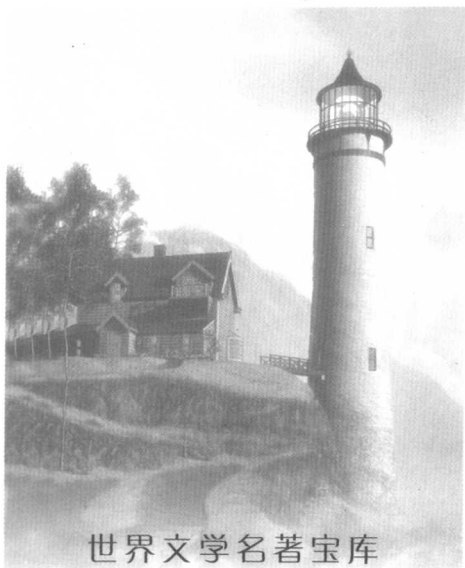
到灯塔去

[英] 弗吉尼亚·沃尔芙 / 著
林之鹤 / 译

*Dao
dengta
qu*

安徽文艺出版社

ShiJie WenXue MingZhu BaoKu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到灯塔去

[英]弗吉尼亚·沃尔芙/著
林之鹤/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到灯塔去/(英)沃尔芙(Woolf, V.)著;林之鹤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8

ISBN 7-5396-2477-9

I. 到... II. ①沃...②林...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5954 号

到灯塔去

(英)弗吉尼亚·沃尔芙 著 林之鹤 译

责任编辑:徐家庆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6.5

字 数:120,000

印 数:6000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477-9

定 价: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51)4841331 邮编:230051

出版说明

世界文学名著以其优美的文字、丰富的艺术表现及所展现的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深刻的思想内涵,长期以来一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世界文学名著的阅读,对人们了解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与审美情趣,对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完善健全的人格,培养深厚的人文精神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推出了这套插图本《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插图本《世界文学名著宝库》虽然冠以“世界文学”,但其选目却仅为外国文学作品。本社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外国文学出版,拥有相当一批国内著名的译作者。特别是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日积月累,渐有所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品格,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厚爱。本丛书的编选,参考了国家教育部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课外阅读推荐书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所选作品多为本社积累的名家名译;为增加阅读趣味,所选作品都配有精美的插图。

本社将更进一步贴近新老读者,力求本丛书涵盖广泛、遴选严谨、编校细致、制作精良,以便于读者阅读、收藏;本社也期望新老读者关心本丛书,不断提出好的建议,以便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安徽文艺出版社

沃尔芙的《到灯塔去》

在漫长的英国文学史中，女作家犹如繁星点缀夜空。乔治·艾略特、简·奥斯汀和弗吉尼亚·沃尔芙就是其中最为璀璨的三颗明星。不过，从文学创新角度以及文学史上的影响来看，作为小说家兼文学评论家的弗吉尼亚·沃尔芙的成就更令世人瞩目。她是 20 世纪初期风靡欧美的意识流小说的开山鼻祖之一，被公认为现代意识流小说的大师。

沃尔芙(1882—1941)诞生在一个文学世家。她得天独厚，在父亲藏有大量经典著作和英国文学作品的图书馆里汲取了广博的知识，家里的图书馆是她最为留恋的场所之一，也是最早激起她创作欲望的源泉。她还在伦敦图书馆和英国博物馆里博览群书。从童年时代起，她就一边阅读，一边练笔，尝试不同风格和体裁的写作。

1904 年，她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在伦敦的《卫报》周刊上发表了。从 1905 年起，她定期为《时报文学增刊》写书评。与此同时，腼腆的弗吉尼亚也参加布卢姆斯伯里的剑桥大学学生聚会。这一团体逐渐发展为文艺沙龙，拥有许多很有成就的哲学家、艺术家，如小说家爱·摩·福斯特、亨利·詹姆斯，诗人托·斯·艾略特，哲学家罗素，画家邓·格兰特等。他们在星期四晚上聚会，讨论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问题。他们怀疑传统观念，蔑视邪说，探讨真、善、美的准确含义。他们对弗吉尼亚的帮助是真诚的，他们那种自由思想促使她具有独立精神，他们对艺术成功的信心激励她在小说中寻求表达她对新世界想像力的途径。

她的第一本小说《出航》于 1913 年完成，由于疾病和战乱，到 1915 年才出版。她进入创作上的旺盛时期：发表了小说《夜以继日》

(1919), 评论专著《普通读者》(1925), 长篇小说《雅各布的房间》(1922)、《达洛威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浪》(1931)、《幕间》(1941)。她一生共创作了九部长篇小说, 著名的代表作是《到灯塔去》和《达洛威夫人》。其中《到灯塔去》是她最出色的意识流小说, 它的问世使她登上了成功的顶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英国人民损失惨重, 英国的存在受到了威胁, 在一定程度上欧洲文明的精神支柱被动摇了。无情的炮弹炸毁了沃尔芙在伦敦的家。这一切都给她的思想带来沉重的压力。1941年3月28日, 在给她的丈夫伦纳德和她的姊妹各留一封简短的遗书后, 她便把帽子和手杖丢在欧斯河的河岸上, 安详地走下河去, 沉溺而死。

代表作《到灯塔去》是她倾注心血的一部意识流小说。这部小说以到灯塔去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 写出了拉姆齐一家人和几位客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片断生活经历。小说记叙了拉姆齐太太在幼子詹姆斯的迫切要求下, 准备到灯塔去, 但却由于一些原因未能前往, 后来战争爆发, 拉姆齐一家历经沧桑。战后, 拉姆齐因妻子去世而对女画家莉莉表示好感, 但遭拒绝, 他便携带已长大成人的儿女乘舟出海, 终于到达灯塔。

全书并无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和完整复杂的故事情节, 一反传统模式, 在反映人生、塑造人物方面, 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和新奇完美的表达技巧。

拉姆齐太太对丈夫来说是位贤内助。没有她的自我牺牲精神, 没有她的精干, 作为八个孩子的爸爸, 拉姆齐先生要想成就事业、有所建树是不可想象的。她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 给丈夫以极大的支持, 她“在平台上扶了拉姆齐先生一把”, 这一象征寓意深刻。

对于子女们来说, 她永远怀着一颗仁爱的心。她关心孩子、理解孩子。平时她给孩子念童话故事, 为孩子们哼唱摇篮曲: “我在守护着你——我是你的养育者。”这的确是她自身的写照。爱德华送给孩子们一个猪头壳, 挂在墙上, 她的女儿卡姆吓得睡不着觉, 她便取下

自己的披巾，裹到猪头壳上，使卡姆觉得那被遮盖的猪头壳“多么像一座山、一个鸟巢、一个花园，那里有无数的羚羊”。这是怎样一个善于诱导的慈母形象啊！幼子詹姆斯提出要到灯塔去，被他爸爸泼了一瓢冷水，很是扫兴，她就安慰儿子，不过很快就要去的，下一个艳阳天来到时，他们一定去。詹姆斯听了这番话后就躺下了，她给儿子盖好被子才离去。相比之下，在詹姆斯的眼里，她比他的爸爸要“强上万倍”。

对于众多的朋友来说，她又是位热情好客殷勤体贴的女主人。她烹调技艺很好，又慷慨大方。尽管她家并不十分富足，但常常宾客盈门，她无微不至地关照他们。她和一些有地位的名人娓娓而谈。对于鳏夫班克斯和单身女子莉莉，她看出他们彼此互有好感而有心撮合，她怜惜婚姻失意、被妻子驱逐的老卡迈克尔，让他住到自己家中，进城前总要询问他：“要捎点邮票、纸张、烟丝吗？”她把受到人们嘲笑而心烦意乱的查尔斯·坦斯利带到街上散心，她使这个充满学究气的古怪的穷青年感到快乐和骄傲，因为“这可是他有生以来首次与一位姿色出众、娇艳绝伦的妇人在一起漫步街头啊”！

她乐善好施、助人为乐，为人豁达、质朴、无私，因此，人们需要她、呼唤她、爱慕她。她常常手臂上挂着一个小包，到遗孀家里或到那些在艰难生活中挣扎的妇女家里走访。“……有目的地小心翼翼地在一栏栏里记下工资收入与开支花销、就业与失业……”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形象。她亲手为灯塔看守人的孩子织袜子，她同情“那些守护灯塔的可怜人”的孤独、寂寞，要给他们带去一大堆旧杂志、一些烟草等物品。总之，她要“给他们带去自己力所能及的安慰”。

关于拉姆齐太太的一系列描绘，是以作者本人的母亲为生活原型的。而拉姆齐先生身上则有作者父亲的影子。在书中，拉姆齐先生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对孩子们缺乏爱抚，虽然这后一点与作者的父亲大相径庭，但在治学上锐意进取、成果卓著，却与作者的父亲是相同的。拉姆齐先生年轻时，在哲学思想上就有过贡献，后来又陆续发表著作，拥有一些崇拜者。他把从A攀登到Q作为自己的奋



斗目标,而这种不断前进的精神正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当埋头思考问题时,他便把个人的虚荣心完全抛开了。

“是他的力量,他的才能,突然地抛弃所有的多余之物,减少了奢侈,因此他看上去很直率。他感到空闲,甚至在肉体上也觉得很精干,不过他思想上的紧张丝毫没有消除。这样,他站在一块岩石的突出部分,正视着人类全然不解的暗处,我们是多么一无所知……这就是他的命运,他的天资……不仅他的名誉,甚至他的名字也被自己遗忘了。即使在那样的孤寂之中,他依然保持着使任何幻想都逃不脱的又绝不沉溺于梦幻的警惕性。”

正是他的力量,他的精神,赢得了他的同人、朋友和妻子的尊重。拉姆齐太太认为“大学需要他,人们需要他”去作“学术报告”,去“著书立说”。

小说通篇使用意识流手法,这是作品最大的艺术特色,也是作品最成功的地方。它表明沃尔芙在小说方面是个能顺应时代潮流、勇于革新、技法高明的大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之后的一段时期,是瞬息万变的历史时代,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在战备竞赛中得到发展,欧战的冲突破坏了传统的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的准则,使欧洲人民在信仰和人生观方面产生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从16世纪欧洲小说兴起到20世纪小说发展的进程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注重故事情节、人物、主题等传统的表现手法已经远远满足不了时代意识的流动了。

沃尔芙在《普通读者》论集中的“现代小说”这篇论文中,批评那些传统作家“关心的不是精神而是肉体……他们笔下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用大量的技巧和精力,来表现那些琐碎的、转瞬即逝的事物是真实的、一成不变的”。她还指出:“小说的‘恰当素材’并不存在;一切感情、一切思想、头脑和精神的一切属性都听候调遣,一切感官知觉也无不合用。”

《到灯塔去》体现了作家的这些创作观点和方法。作品摒弃了传统小说旨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按时间顺序和情节发展过

程来结构小论的旧方式,而采用深入挖掘人物意识和心理奥秘的新手法。它情节简单,但人物思想感情极为丰富。现实生活和心理活动糅合交错,重在描写人物对外界情景所作的种种反映,尽情吐露人物的“心里隐曲”,让意识从今到昔、由此及彼、纷至沓来,跳跃反复,而又转瞬即逝、变幻莫测,其中联想和比喻丰富奇特,而且深奥怪诞。

小说的内容分三部分,依次是傍晚聚会、战后别墅、到灯塔去。主要人物约十个,最主要的人物拉姆齐太太后来死去,她的实际活动仅限于小说前半部分。小说把大量笔墨用来描写每个人物的思想活动和内心独白,而较少涉及言行。拉姆齐太太的主要行为就是织袜子、读童话。女画家莉莉的主要行为只是画画,语言也都寥寥。但人物的思想活动相当活跃。

小说中写道,拉姆齐太太深感夫妻生活的欢快,意识到自己对丈夫的作用,使得小儿子詹姆斯觉得她“从红似玫瑰花的果树中升起,那果树上覆盖着枝叶和舞动的大树枝”。她丈夫精神复苏了,走去看孩子们打板球。霎时间拉姆齐太太“仿佛将自己合拢起来,像是一片花瓣重叠在另一片花瓣上,一个织物无精打采地落下叠合起来”。她翻着童话故事,“一种成功创造的狂喜情绪在她内心跃动”,“又缓缓停止”,她感到“疲乏”和“不快”,她大声朗读《渔夫和他的妻子》这篇童话时,懂得是什么原因了。接着是她谦恭心理的剖露:“她不喜欢觉得自己比丈夫高雅”,不能容忍自己在丈夫面前“表现出胸有成竹”,她认为丈夫对社会的奉献比她大得多,“大学需要他”,“人们需要他”,而她不可拿一些琐事诸如修理温室屋顶所需费用等来打扰他。她阅读时看到卡迈克尔曳步而过,于是她又联想到从前他被妻子驱赶侮辱的情景,担心他又无钱买烟丝。可他对她的询问不置可否。她忆起一些名人爱与她谈心,一些哀痛者对她尽情流泪,而寄住在她家的卡迈克尔却不信任她,她为自己受冷落而情绪低沉……(这段心理描写将近四千字)她看到丈夫在读报,于是下面转为拉姆齐先生的大段内心独白:由《泰晤士报》上提到每年访问莎氏故居的美国人数目,而引起对伟大与普通人问题的探讨,回忆自己骑马、散步,伫立海边慨叹人们的无知。他想到自身奋斗的种种优越条件,想到莉

莉和班克斯。他冲向他们两人，又转身离开，而接着是莉莉对眼前景象即对拉姆齐夫妇的浮想联翩……

可见意识不仅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汨汨流动，而且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递，这流动回环往复，跳跃激荡，显示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和人们之间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后半部分，拉姆齐太太已经亡故了，可是在打扫别墅的麦克纳太太眼里，在画油画的莉莉脑中，她又复活了。麦克纳太太看到穿灰斗篷的拉姆齐太太向她道晚安，莉莉忆起拉姆齐太太坐在海滩上写信，而她仿佛就坐在她身旁。在她的面前，拉姆齐太太仍在询问、在走动、在凝视、在生气、在笑……拉姆齐太太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莉莉想念她、呼唤她。意识流使人死犹生，表现出拉姆齐太太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魅力。

如果意识流动、时空跳跃、自由联想等是所有意识流小说的共性，那么象征手法则是这部小说的突出特点。

人们熟知，现实生活中的灯塔象征着光明，象征着希望，它年年岁岁屹立于海上，不畏严寒与酷暑，在黑暗中，它的光辉映照着辽阔的海面，照耀着过往的航船，让航行者化险为夷，让人们感受到光明，享受着温暖，因此对人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在小说中，它是牵动人们心魄的远行的目的地，它象征友情和母爱。拉姆齐太太，“她本身就像灯塔之光那么严峻，那么富有洞察力，那么美丽”。如果说海上灯塔是现实中的灯塔，那么拉姆齐太太不愧为小说中所有人物精神上的灯塔。

那忽闪忽闪的灯塔之光和阴影又怎能不使人联想到生与死、联想到人生的欢乐和痛苦；那不时发出的黄光，也是对于大千世界冷峻的审视。

人们往往把人生比喻为旅程。《到灯塔去》中去灯塔的远征则体现对现实生活更为实际、更为深入的探究。“‘这样的远征，’拉姆齐先生说，‘滋味不是很好受的。’……‘这样的远征是十分疲乏的。’”它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浑浑噩噩地混日子也许不那么耗费气力，但是要深入探究人生、把握现实生活的真谛则需要付出艰苦的努



力,往往需要一个人锲而不舍、殚精竭虑、穷尽毕生的精力。

拉姆齐先生是位勤勉的学者,“……他的灵敏的脑袋就会毫不困难、有力而准确地让字母一个个在头脑中闪过,一直到……字母 Q。他到达了 Q……”这标志着对于知识的掌握,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由浅入深、逐步深化的,但是难以达到其终极,因为从 Q 到 Z 尚有九个字母,像拉姆齐先生这样在哲学上颇有造就的学者,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尚不足三分之二,尚未到达 Q 后的 R(R 是英语“研究”一词的第一个字母),说明人的认识是有限的,深入研究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客观世界是奥妙无穷,难以驾驭的。

且不说驾驭客观世界有多么困难,就连莉莉·布里斯科的那幅油画也花费十年时间才告完成。它象征着人们对人生的追求,对人生真理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成功需要探索者付出极大的耐心和毅力。

小说第一部分的标题《窗户》的取名也是寓意深刻的:人们通过窗户了解广阔世界,吸收外界新鲜空气。小说中的人物正是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与客观世界建立联系:拉姆齐先生从哲学家的角度来审视世界,体现世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拉姆齐太太临窗而坐,欣赏世界,用编织织物的方式来表现人世间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莉莉·布里斯科则从艺术家的角度来描绘世界,再现人与自然的联系,而年幼的詹姆斯则是透过窗户去瞭望世界、了解世界。

沃尔芙赋予《到灯塔去》这部小说以诗人的想像、散文家的抒情和小说家的构思,匠心独运地把小说、诗歌和散文的风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突破了三者之间的界限,使之密不可分。

小说中描写灯塔看守人孤独、单调但又有些惊险的生活时,作家写道:“他们除了擦灯、修剪灯芯、在小花园耙松土壤等聊以凑趣的活儿之外,几乎终日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寂寞得要命。有时整整一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天违人意,遇上暴风雨,他们就把把自己关在方圆像网球场一样大小的巨石上……与世隔绝,音讯杳然……索然无趣地看着拍击岩石的海浪。有时狂风来临,窗上满是如雪浪花,海上异鸟珍禽扑灯而来,整个地方摇晃起来,人们连鼻子也不敢伸出门外,生

怕自己被狂风巨浪卷入大海、葬身鱼腹。”在这里，诗画结合、情景交融，表达了灯塔看守人忠于职守但又寂寞无奈、紧张恐惧的情绪以及拉姆齐太太对他们的深切同情。

此外，文中的许多内心独白和联想比喻都含有抒情成分，作品抒情气息十分浓郁。沃尔芙本身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人，作为感情细腻、擅长心理描写的女作家，对于抒情自然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了。

总之，弗吉尼亚·沃尔芙是位开创性运用意识流手法的代表。她的名字和意识流紧密相连：提到意识流小说，必然要赞誉沃尔芙；提到沃尔芙的代表作，当然要首推《到灯塔去》。她和她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推动现当代文学思潮发展和拓宽文学创作道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 一 部

窗 户

—

“是的，那当然啦，如果明天风和日丽的话。”拉姆齐太太说，“不过你得要早点起身喽！”她又补充了一句。

这些话，对她的儿子说来，表达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欢快，似乎这次远征势在必行，已是确定无疑的了。他多年来所憧憬的奇迹，再经过一个黑夜和一个白天的泛舟，仿佛已近在咫尺。尽管他只有六岁，但是由于出身于那样一个豪门望族，使他这种欢乐情绪与这次远行融为一体，不能分离。然而这也必使喜忧交集的前景对于掌中之物云遮雾掩。因为对这些人来说，即使在孩提时代，任何一次感觉的转变，对酸甜兼备的时光都产生了一锤定音的效果。詹姆斯·拉姆齐坐在地板上，剪着军人消费合作社目录簿上的插图，在他妈妈极其兴奋地谈话时，他正在装点修饰一张印有冰箱的图片。那画面上的气氛欢快、活跃：独轮车、割草机，白杨树瑟瑟有声，树叶在雨前逐渐变白，白嘴鸦呱呱地叫着，扫帚相碰，衣服窸窣作响——这一切，在他心目中是那么绚丽多彩、清晰明朗。他已经有了个人的准则、神秘的语言，因而他表现出一种严峻刻板、不肯俯就的神态，给人以严肃的印象。他那高高的前额，看上去使人觉得难受的蓝眼睛，流露出无懈可击的坦率和纯真。他看到人类的弱点会时而微微皱起眉头。因此，妈妈注视着他手持剪刀干净利落地沿着冰箱图画边沿修剪时，想像他身穿红色袍服，俨然是审判席上的法官，或者是在关系公众利害的紧要关头，快刀斩乱麻般地处理一件严肃而又重大的事件。

“不过，”驻足在客厅窗前的爸爸说道，“明天不会是个艳阳天。”

此时此刻，如果手边有把斧头、一根拨火棍，或是其他任何一件能在他爸爸前胸戳个洞、送他命的武器，那么詹姆斯一定会抓将过

来。拉姆齐先生仅仅露个面,就在他的孩子胸中激起这种极端情绪;他危然肃立,像把刀子一样的瘦削,像刀口一般的狭窄。他嘲讽似的露齿而笑,不仅带着使儿子幻想破灭的幸灾乐祸和尽情讥笑妻子的神情(詹姆斯认为:妈妈在各个方面都比他强上万倍),而且对自己料事如神暗暗洋洋自得。他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常常是不差分毫。他生来不会弄虚作假,不会歪曲事实,也不会为逢迎讨好而甜言蜜语,更不会为讨自己孩子的欢心而避重就轻。他认为,这些亲生的孩子,从童年时代起就应该知道生活的艰辛;事实不容通融;通向希望所在的理想之邦的蹊径并不平坦;脆弱的小舟在黑暗中已经沉没(想到这里,拉姆齐先生总要挺直背脊,眯缝起自己的小小蓝眼睛望着地平线)。一个人所最为需要的是:不断进取、克服困难的勇气,实事求是、诚实不欺的精神以及安贫知命、忍受困苦的能耐。

“可是天气也许会变得晴和的——我盼望是个艳阳天。”拉姆齐太太说着,很不耐烦地将手中编织的红棕色长统袜子扭曲了几下。如果她今天晚上能够织成这双袜子,如果他们一定要到灯塔去的话,这双袜子就送给灯塔看守人的儿子,那小男孩患有结核性病态忧郁症;她还要带上一大堆旧杂志,一些烟草,实际上是她能发现的周围一些横七竖八、杂然纷呈的东西,这些倒也不是实在离不开的,只是为了丢在那房间里,给那些守护灯塔的可怜人。他们除了擦灯、修剪灯芯、在小花园耙松土地等聊以凑趣的活儿之外,几乎终日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寂寞得要命。有时整整一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天违人意,遇上暴风雨,他们就把自己关在方圆像网球场一样大小的巨石上。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她总是要这样问。与世隔绝,音讯杳然;如果你已成婚,见不到妻子,惦挂着儿女——他们是否染疾生病,是否跌跤、折臂断腿;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单调地、索然无趣地看着拍击岩石的海浪。有时狂风来临,窗上满是如雪花浪,海上异鸟珍禽扑灯而来,整个地方摇晃起来,人们连鼻子也不敢伸出门外,生怕自己被狂风巨浪卷入大海、葬身鱼腹。这样的生活你会觉得如何?她问道,像是喃喃自语,更像是特别针对她的女儿们说的。于是她又饶有兴致地补充了一句:人们得给他们带去自己力所能及的安慰。

“它在正西方。”无神论者坦斯利说，他的骨瘦如柴的手指叉开，好让海风穿过指缝。晚上，他一直陪伴着拉姆齐先生在平台上来来回回地踱步。那就是说，海风是从灯塔处最不利于登陆的方位吹来。诚然，拉姆齐太太承认，他确实说了些令人不快的话；并且反复讲这些触人痛处的话实在大煞风景，使人生厌，这使詹姆斯更加大失所望；而与此同时，她不让孩子们取笑他。“无神论者，”他们却仍然这样呼唤他，“小无神论者。”罗斯嘲笑他；普鲁笑话他；安德鲁、贾斯珀、罗杰也嘲弄他；甚至就连满嘴无牙的老狗巴杰尔也咬了他，因为作为（如同南希说的）第一百一十个青年的他，要把他们赶到赫布里底^①去，其实他本来可以不去违背他们的意愿，那样还好些。

“瞎说！”拉姆齐太太十分严肃地说。撇开他们这种夸张习惯不谈——这种习惯是从她那里沿袭而来，从她的暗示中得来（这倒是真的），她暗示要求太多的人留下，得把一些人安顿在城里——她不可能容忍他们对于客人的无礼，特别是对于年轻人，这些人个个一贫如洗，穷得就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不过都“特别能干”，正如拉姆齐先生所说。这些年轻人都是他的崇拜者，来到这儿度假的。的确，她让所有的男性处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她也说不清其中的缘故，是因为他们的骑士风度和英勇无畏的精神，还是因为他们进行谈判、签订条约、统治印度、执掌财政的魄力；或是最终因为他们对她的态度，没有一个女人不能觉察、目睹到那种令人愉快、足以信赖、天真、恭敬的态度；这是老太太可以不失身份，从年轻人那儿所能得到的一切。苦恼可以降临到一位姑娘头上——上帝啊，可绝不能落到她的女儿们头上！——这位姑娘并没有察觉其中的价值和含义，对这一点自己也深深了解。

她神色严肃地转向南希。坦斯利没有追逐少女，她说。他是受到邀请才来的。

他们必须寻求解决这一切的途径。她自怨自艾：也许有某种简便的方式，某种比较省力的手段。她对镜端详，只见自己鬓发飞霜、

^① 赫布里底：英国的一个群岛。